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 第十二回 安民一時掩耳 勒石千載留名

卻說富太守聽了紳士的言語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心裡又忐忑得什麼似的。幸虧那位刑名老夫子想著了一個絕妙的計策出來，富太守才笑逐顏開，對老夫子點了幾點頭，說道：「老夫子真個是智囊了！」老夫子道：「東翁也不必去講究什麼智囊同酒囊哩，如今第一件事體，把這些小百姓撇平了再說罷。」富太守連忙答道：「是的，就煩你老人家起一個稿子出來，好叫他們謄去。」那老夫子聽了，便立刻起了一張稿子。富太守看了，嘴裡不住的說「好好」，一面就把這張稿子發到稿房裡謄去不提。且說那些百姓，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，忽見街頭巷口，茶坊酒肆，都貼著無數的告示。內中就有幾個識字的，在那裡昂起了頭兒，朗朗的念道：

為出示明白曉諭事：照得大通學堂體育會事，前奉撫台密札，據金華府電稟，武義縣獲匪聶李唐等，供出黨羽甚眾。內有趙洪富縉雲人，在紹興體育學堂司帳，勾結大通學堂黨羽，希圖接應起事，飭即密拿等因，當即密訪。果有女匪秋瑾，勾通竺紹康、王金髮等，圖謀不軌消息。遂稟奉撫憲，派兵拿獲。而秋瑾竟敢開槍拒捕。又在學堂內搜出九響快槍四十餘枝，十三響快槍一枝，夾弄內搜出彈子六千多顆，又有悖逆論說，及偽造軍制單字樣。當堂提問時，秋瑾亦承認不諱，並認竺紹康、王金髮等，亦曾相識。拿獲秋瑾時，在其手中奪得七響手槍一枝，裝有子彈。續奉撫憲電，淮安慶電，據徐錫麟之弟徐偉供，徐錫麟與秋瑾同主革命。可見秋瑾圖謀不軌，在在確有證據，此次正法，並無冤枉。民間均多誤會意旨，合再明白示諭。現匪首秋瑾已經正法，竺、王兩匪在逃，如有人拿獲竺紹康、王金髮二匪者，每獲一名，賞一千塊洋錢；如有來府報信，以致拿獲者，每獲一名，賞五百塊洋錢。至於學堂，乃是奉旨所開；學生乃國家所培養，斷不能因大通學堂之故，概以大通學堂例之。如有不肖之徒，敢與學生為難，一經本府知悉，定當重懲不貸。

當重懲不貸。看官：這張就是紹興府安民的告示，就是方才富太守和那位刑名老夫子商量出來的。內中所說的竺紹康、王金髮兩匪，就是五月十八日被浙江巡防沈副將，在武義縣界殺敗的九龍黨的頭目。他們兩個人，原是著名的匪黨，久在武義縣界內搶掠百姓的，所以百姓也都恨得他兩個人了不得。如今富太守殺了一個沒罪的秋瑾，見百姓都要替秋女士呼冤起來，他就著起急來了。連個情節都沒有弄明白，就是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出了一張謊說告示，把個秋女士硬撇在匪黨裡頭。可惜那些百姓，也不過是一時的公憤，究竟都是些沒主意的。果然一見了這張告示，就認做秋女士真個是匪黨了。便把那股要替秋女士伸冤的氣，一齊丟往東洋大海裡去，不言不語的各自散了。紹興的紳士，雖明知這張告示是富太守的撒謊，然都是和富太守有些來往的，故也不肯說出這個緣故來呢。後來虧得各處報館裡頭曉得了，才把這張撒謊的告示，細細的用白話淺說，駁了他一駁，登在報上，全國的人，方才都曉得富太守的故加人罪呢。這是後話，不用細表。

且說這位越蘭石女士，自從那日得了秋瑾的死信，便做了一篇秋女士的傳，托報館裡登了出來。報館裡也著了幾篇公論，連一連二的登將上去。就驚動了許多女界的通人，並各處學界中熱心腸的學生教習，一時飛函打電到報館裡的，絡繹不絕。又有一等不懼權貴的，竟直電浙江撫台，請問殺秋女士的理由。這時候浙江省裡大小官員，都沒了主見了，有的竟埋怨富太守的作事過於操切，如今被各處學界中人，問得沒有回答了。富太守得了這個消息，更加著急得了不得，仍舊去和那刑名老夫子商量。那個老夫子，雖說肚裡的鬼計是多的，如今也弄得搗不出什麼鬼了。還虧他費了兩日兩夜的苦功，想著了一個嫁禍於人的法子，便和富太守一說。富太守得了這個計策，就喜歡得如死了再活似的。便連夜上省，到了章中丞那裡，把老夫子教給他的說話，一一和章中丞說了。

章中丞是個極顛預的人，聽了富太守一片鬼話，便把抱怨富太守的念頭，移到了山陰縣牛令身上去了。然而這個計策，不過是富太守自己要卸罪的法兒罷了，究竟還想不出個對付各處學界的計策呢。當時章中丞和富太守說道：「你殺了秋瑾之後，那些紹興紳士，怎麼倒沒有什麼話兒呢？」富太守連忙彎著腰，縮著頭，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那些紳士，都是和卑職有交情的，所以沒有什麼說話。倒是那些小百姓，不知聽了什麼人的唆使，幾乎要鬧出事的。」章中丞道：「小百姓鬧的什麼？你怎麼樣平靜他們的呢？」富太守道：「小百姓鬧的也為著這個秋瑾呢。後來卑職想了一個計策，出了一張安民的告示，他們見了才平靜了。」章中丞道：「你這張告示怎麼樣出的呢？」富太守聽了，便把那告示上的意思，一一的告訴了。章中丞點點頭道：「哦，你去罷。」富太守便打了一個千，出了衙門，一徑回紹興不提。

這裡章中丞聽了富太守安民的告示，他便想著了一條計策出來。你道他想的什麼妙計呢？原來他一想，富太守既用這個法兒安了民，難道我就不可用這個法兒去塞住學界人的口的麼？於是他也不去別想辦法兒了，就照富太守這個撒謊的法兒，命幾個摺奏師爺，打伙兒合擬了一個奏稿。他自己看了一遍，又將幾處馬腳削去了，然後一面電奏到京裡頭去，一面發往各報館登載起來。他的心裡，以為這麼的一做，學界裡頭是再沒有話說了。

不料他的奏稿寄到了各處報館裡頭，報館裡那些主筆先生，竟也替他逐段逐段的注了腳，然後才把他登載出來。學界裡頭的一見，更加氣他不過了，竟有人打電到學部裡頭，並都察院衙門，要他們代奏到皇上那邊去了。章中丞這一急，非同小可，直急得飯也不吃，湯也不飲，幾乎要急死呢。幸虧他裡頭京裡有些照顧，才替章中丞想了一個善全的法兒，在皇上面前撒了個不知什麼謊，才把個章中丞並富太守調到別省裡去了。後來別省裡的紳士，曉得他們是被人趕出來的，也約齊了上下社會的人，打伙兒抵住他，不許他來。他見了這個光景，也沒法兒想了，便上了一本告老的章奏。皇上也沒有知道他是為著什麼，便准了他的告老。如今章中丞的名字，政界裡頭就沒有看見了。那個富太守，更沒有了影蹤呢。一言交代。

且說越女士那裡，一日來了一位廣東旅滬女學生，姓梁名叫愛菊，他和秋女士也是一挽知交。他雖籍隸廣東，卻常旅寓在上海的。這日他聽見了秋女士被害的信息，便痛哭了一場，一口氣奔到越女士這裡，和越女士商量，要替秋女士雪這冤氣。越女士見他一片熱心，著實可敬得很，便對他說道：「妹妹，你要替競雄姊妹伸雪冤仇，也是你的一片熱腸。但只是各處學界裡頭，已被我運動了報界，把他們的熱心煽發出來了，如今他們正在和浙江省裡的那些官兒詰問呢。我和你也不必去費這番唇舌了。現在還有一件極要緊的事體，就是競雄姊妹的屍首，諒來定沒有人肯替他收拾的。」愛菊聽到這裡，便點點頭兒，說道：「是啊，這件事情，決計沒有人敢出來收拾的。姊姊，你真想得到。但是如今該怎麼的辦法？姊姊你有了主意麼？」越女士道：「若說這件事體，別人是決計不敢辦的。只是我和我競雄姊妹，總算是結交過幾年，所以我萬不能推辭，必要冒死去替他辦一辦。」愛菊道：「姊姊，你這樣熱心任俠，連個嫌疑都不去顧惜，使我欽佩得什麼似呢。愚妹不才，然和競雄姊妹，也有一個朋友的義字在這裡。姊姊，你若為了這事，有用得著愚妹的地方，我也是萬死不辭的！」越女士聽了，連忙立起身來，拉著愛菊的手說道：「足見妹妹高義，可欽可敬！」愛菊也立了起來說道：「姊姊，怎麼你今日這樣客氣起來！我們不過各盡朋友的義氣罷了，有什麼欽敬的所在。」越女士道：「咳，妹妹，你那裡曉得，我中國四萬萬人，若人人有了這個心，也不至弄出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來了。我今日的敬你，也為著像你這樣的人，現在難覓呢！」愛菊道：「姊姊你益發過獎了。我們如今且不要講究這些空文，只是競雄姊妹這件事體，到底怎麼樣的辦才好？大家想定了，好去幹事。」說著，讓越女士坐下，自己也坐了。聽越女士說道：「妹妹，你既這樣熱心，我明日正想動身到紹興去，就和你一同去罷。我們兩個人，也有了商量的了。」愛菊聽了，便欣然應允。於是二人又商量了一回，愛菊即行告辭回寓。

到了明日，越女士尚未起身，愛菊已經來了。越女士也便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了些點心，即行搭輪動身。不消幾日，到了紹興。恰好紹興的一班留學生，都因暑假回來，聽見了這個風聲，共抱不平。便激動了男女兩學界的人，也在那裡開會演說，發傳

單，打電報，弄得六亂如麻個辰光。越女士等一到，先一一的和他們接洽過了，並說了來意。這日便在紹興城裡，借某某學堂，開了一個追悼大會。男女兩學界的人，齊臨會場，約有一千多人。越女士登台演說了一番，大旨謂死的已沒有復生的道理，如今既能得天下的人都明白了他的冤枉，萬口同聲，齊為呼冤，是死的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瞑目的了。所尚缺乏的，不過這個屍首尚沒有替他安置，所以我這番來到這裡，就想替他辦這個善後的事宜呢。諒眾位義高任俠，定表同情的罷。說罷，台下掌聲如雷，意思是都表同情的。越女士下台後，愛菊也登台演說，更說得痛哭流涕，極表真摯。滿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淚流滿面。愛菊下台後，又有幾人上台演說過了。然後奏樂唱歌，諸事已畢，始行散去。暫不細表。

越女士等，自從到了紹興，住過幾日，把秋女士屍首重新棺殮停放，並開會等事，俱已舒齊。又到秋女士家中，看望了女士的子女一次。見女士的兄嫂，都是個懦弱的人。此次女士受冤，他兄嫂並非不知，實因懦弱怕事所致。裕章夫婦見越女士等這樣的義氣深重，也是感激得了不得，並說了好些對不住他妹子的話。越女士倒反安慰了他們一番，並勸他：「好好扶持你外甥甥女，長大成人之後，你們也可以對得住競雄妹妹於九泉了。」裕章夫婦聽了，一齊答應下來。越女士見他們確是真心，並無假意，也放下了這條心。便別了裕章夫婦，一徑到杭州西湖裡來。

你道越女士為什麼來到這裡呢？原來他把諸事辦妥以後，便和愛菊商量，替秋女士卜起墳地來。須要揀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築起墳來，也要築得精緻雅觀，方配得秋女士在生的性質，並借此也可以使人易來瞻仰。他二人商量了一回，便想起這個西湖來了。西湖是中國的名勝，人人都知道的，吾也不去細表。且說越女士同愛菊二人，到了這裡，便在一座尼姑庵裡暫行住下。

這只庵內，只有一個中年師太，法名禪隱。這禪隱師太，少年時節也是一位名宦千金，只因他看破世情，脫離塵網的早，所以他自從十八歲上就除了葷。後來他的父母要替他擇婿，他又始終堅持不肯，說什麼女子不幸生在這個世界，要終身受著男人的壓制，一些也不得自由。我決不會受那些苦惱，情願終身不嫁夫婿，倒也得個自由的福。他的父母見他這般光景，便要用強硬手段起來。他才暗暗的逃到這裡，削髮為尼，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了。他今日見了越女士、愛菊二人，彼此問起家常，倒也情投意合，便留二人住下。三個人談談說說，更覺得親密異常。禪隱師太問起了秋女士的事情，也替秋女士歎息了一回。越女士又問起他這裡有好做墳地的空地沒有，禪隱師太聽了，便道：「我這裡有一塊空地，但只不知可以作墳不可呢。」二人聽了，便道：「師太，你既有空地在這裡，明日可帶了我們去看看，使得麼？」禪隱道：「二位施主既要去，就去看，有什麼使不得的。」說著，天已晚了，各自安寢不提。

次日，越女士和愛菊、禪隱，用過早膳，便一同出門。走到那塊空地一看，只見這塊地前臨湖水，後靠高山，四圍林木蔥蘢，當前只留三丈餘一條出路。二人看了，齊聲贊道：「好地好地！但不知老師太肯讓不肯讓？」禪隱聽了，說道：「二位施主說的是什麼話！二位施主既為著秋施主，這樣勞心勞力的替他辦理善後的事宜，難道貧尼連這點子小事，就不能相讓了麼！這塊地既經二位施主看中，貧尼就把這塊地送給了秋施主，也算我表一個敬慕秋施主的意思。」越女士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老師太，你如肯讓，已感你的情不少。若說送字，是斷斷乎不敢當的。」禪隱道：「二位施主，不是貧尼固執，若要買我這塊地，雖有幾萬銀子，我亦不買的。這是我自己的情願送與秋施主的，又不是二位施主來騙我的，有什麼敢當不敢當呢！」愛菊道：「老師太，不是這樣說的。只因你們是出家人，那裡有要你們出家人白送一塊地的道理麼！」禪隱笑道：「二位施主不要這樣說，出家人難道不和在家人一樣的麼？我不過敬慕那個秋施主是個極愛同胞的人，如今又被人陷害得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才肯把這塊地送給他的呢。二位施主替他出力出錢，我送他一塊地，同是一樣的一個義氣，請二位施主想想，有兩樣的麼？」越女士見他也是一片熱心，倒不可過於卻他的，若然過於卻了他，他反要疑我們看輕他的呢。想罷，便開口說道：「老師太，這不是我們的不依你，不過為著無緣無故的白受了你一塊地，使我們過意不去罷了。如今既承你一片好心，定要送給秋女士，我們也不敢過於卻你，只是心裡頭怎麼過意得去呢！」禪隱見他們允了，心裡就喜歡起來，說道：「二位施主，這是不妨的。二位施主也是為秋施主，我也是為秋施主，各人為著秋施主，有什麼過意不去呢！」愛菊道：「老師太，你真真是個爽快人。怎麼空門當中，倒有這麼一個仗義疏財的人呢？可惜你入了空門，若在社會裡頭，豈不又是一個秋女士麼！」越女士道：「他的法號叫禪隱，也是特別的。」禪隱道：「二位施主過獎了，叫貧尼怎麼受得起呢。」三人說說笑笑，又到各處遊玩了一遍，才回到庵裡，過了一宿。

次日，越女士同愛菊二人，立刻到杭州來喚了石匠，又請了一個陰陽先生，回到西湖裡。在那塊空地上，請陰陽先生看了一看，定了方向，然後破土動工。越女士和愛菊、禪隱三人，日日一早起來，到空地上指分一切。不消半月工夫，把個墳已築得端端正正的了。當中砌了石坑，四圍築了石欄杆。門前豎起一塊石碑，碑上鐫著「鑑湖女俠秋瑾之墓」八個大字。後面鐫著一篇傳文。墓門的兩旁石柱上，鐫著「競擇天演，雄冠地球」一付四字對聯，而下款卻寫著「富祿拜題」四字。傳說這付對，還是富太守和秋女士要好的時候送他的。如今特把他這付對做在上頭，恰與岳王墳上一段佳景，遙遙相對。從此岳王墳上的特色，只怕不能載入無雙譜了。其餘的點綴，都是原有的，也不細表。

這日墳上的事，俱已完備，越女士才同了愛菊，到紹興和男女學界的人說了。即行擇日，送秋女士柩到墳上安葬。男女兩學界約有數百餘人，一齊送到墳上。安葬已畢，學界中人，又奏軍樂，唱追悼歌，宣讀祭文，一時熱鬧異常。越女士祭秋女士文曰：

嗚呼！君之死，天下冤之，莫不切齒痛心於官吏之殘暴也。吾意大廈將傾，摧極折棟者，又續然交錯於其間，非一人之所能支者明矣。尼父以至聖之才，懷濟世之志，尚不能挽衰周風靡執削之運。今時已過矣，瀾已倒矣，君固英傑，奈之何哉！設不幸微斯陰霾慘酷之冤，恐數載後同是奴虜耳。生人之類，修名諱惡久矣。浙帥甘冒不韙，完君志節，成其千秋不朽之名，雖曰害之，其實愛之，此仁人之用心也。反常移性者欲也，觸情縱欲者禽獸也，以浙帥之賢，豈嗜慾之流，禽獸之類歟？意者抑君禱祀以求之哉！

其餘祭文輓聯甚多，不及細表。

再說那官場裡頭，雖被那些學界盤詰到一個沒有回答的地位，終究守著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，咬定秋女士是個黨魁禍首。此刻聽見越女士等，替他在西湖岸上築了一個極榮耀、極壯麗的墳墓，他們心裡那裡下得下這口氣呢？鎮日價處心積慮，要把這個墳削為平地，決不使他立在西湖岸上，與岳王墳並傳千古。這時候風潮正盛，他們雖多是狼的心、狗的肺，然也怕著那班學界，故此只得忍氣吞聲，閉著眼睛，裝聾作啞的，盡著越女士等乾去。過了年餘，風潮也平了，人心也漸漸的冷了，他們見這光景，就想下手了。便費了幾萬銀子，運動了一個御史。

那個御史，姓寧，名輝，自從得了這注銀子，便想個法兒，遞上一本。說什麼秋瑾到底是個身受顯戮的人，不該在西湖岸上築墳豎碑，像像樣樣的，竟與岳王墳媲美起來。這不是我們中國歷史上頭一件越禮犯規的事麼！將來傳了出去，豈不要把天下的人笑死呢！應該飭浙江撫台，把他削平了，才是道理。當時幸虧報界的信息也靈，學界的人心還熱，知道了這件事體，便一面遞稟浙撫，一面打電進京，要請政府裡頭的大老維持。那些官兒聞了學界二字，是要頭疼的。此刻聽見學界裡頭的人，又來替秋女士出頭了，便連忙斂聲息氣，把這件事消滅過去，把這口氣也仍舊咽在肚子裡頭，從此沒事了。這些都是後話，一言表過不提。

如今且說越女士等，把秋女士的善後事宜一一的安排妥當，更有禪隱師太就近照顧，越女士甚覺放心。便別了禪隱，辭過眾人，同著愛菊女士一徑回到上海。愛菊和越女士在路分手，自回寓所。越女士也即回到萬綠草堂不提。

停了幾日，越女士正獨自一人，在那水閣裡頭，呆呆的不知想些什麼。忽聽得竹橋聲響，連忙抬頭往外看去，只見一個送報的，手拿報紙，踏著竹橋，頃刻間已走了過來。朝裡望了一望，問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越女士在裡頭應了一聲，他便舉簾入內，揀了兩分報紙，放在台上。越女士一手接了過來，翻開一看，見上面印著秋女士墓的一幅圖形。他便低了頭，只管細細的看去。看了一會，把頭點點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我那競雄妹妹，雖然受了這個委屈，還喜得天下的人共明白了他的冤枉，同為不平。可見得公理自在人心，九泉有靈，也可以無憾的了。就是我替他辦了這件事，如今報館裡頭，也把這個情節登載出來，供天下的人賞閱，我的心也得大白於天下人了。便是九泉良友，我也算對得住他的了。」越女士想到這裡，自覺心無罣礙，也不言語了。那個送

報的人，早已跑出萬綠草堂去了。我這部《六月霜》的小說也從此完了。

讀秋女士七言律詩即用原韻以寄慨

鬆陽迂叟

胸懷豪俠互滄溟，插腳紅塵眼孰青。
四顧已無乾淨土，一朝那得掃犁庭。
屍居餘氣猶貪祿，血灑沾衣不厭腥。
海國稱雄三島是，中原回首歎凋零。
回憶當年字寫秋，墨痕應共淚痕流。
睡獅未醒終宵夢，餓虎爭嘗異味羞。
報主無期悲浩劫，殺身何補恨仇讎。
冤沉海底殊難洗，多少英奇一網收。